

童年記趣

3C 畢超玲

夜深人靜，房內唱機播放着田園的蟲鳴和溪河的流水聲。我仰望天邊的一輪明月。皓月千里，銀光似水，但灑在香港這顆夜明珠上仍覺黯然失色。

我拿著咖啡杯，安坐窗前，思緒卻隨著月光撒在家鄉的田野上。那山依舊，那水依然，回憶如開閘的洪水，一發不可收拾……

家鄉的深夜是寧靜的，又是熱鬧的。大人都恬靜地安睡，夜幕的另一端，村口的田野上，卻開着熱鬧的演唱會：青蛙是主音，蝲蛄是和音，此起彼落好不熱鬧。最開心的莫過於我們一群孩子了，我和大頭妹持著手電筒，小熙和文哥哥拿着網，精力充沛地向田野進發。我們像游擊隊一般躡手躡腳地伏在田邊，專心致志地聽着，如箭在弦。

突然，在左前方不遠處傳來「呱」的一聲，我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大頭妹一個箭步衝上去，用手電筒一照，光束下的青蛙原封不動，蹲在那兒呆若木雞。文哥哥一把抓住青蛙，手到擒來，往網裏一塞。我不禁叫絕：「文哥哥好身手！」文哥哥輕拍我肩說：「丫頭，你也行啊，試試看！」我感到無限溫暖之際，卻發現左肩上留下一個黑黑黃黃的手印。「你好啊！拿我的衣服擦手啦，看我不把你撕個稀巴爛！」我叫著追趕文哥哥。泥巴大戰一發不可收拾，笑聲響徹田際。

冷颼颼的風從窗外吹進來，寒冬來臨，香港分外顯得冷清。

從窗口眺望大街，香港大年初一的晚上，只有七十一便利店不眠不休地經營。職員不用回家過年嗎？家在遠方，還是已經沒有家人呢？想不到在這冰冷的城市內，還能找到同病者，相憐之心由衷而生。

同伴過年了……

過年了，過年了！新衣服、新褲子、新襪子、新鞋子，從頭到腳什麼都是新的。老媽笑瞇瞇地說：「新的一年新的開始。小玲來年不要調皮唷！來，拿着。」說着便把紅封巴塞到我手裏：「利利是是！」

屋外劈劈啪啪的一陣砲轟，震天價響。二叔站在門外吆喝：「有客到唷！」拔雞毛的外婆連忙站起，笑呵呵說：「誰那麼早啊？雞還沒殺咧！」一臉紅光的杜二娘，身穿紅衫綠褂搖搖擺擺地走進屋來，迎春花都給她比了下去。她蹲在我面前笑嘻嘻地說：「玲玲，阿姨今天好看嗎？」「好看！二娘天天都好看！」我賣口乖。外婆笑了，二叔和大家都笑了，杜二娘更是笑得合不攏嘴。她給了我一個大封包，紅紙上金漆印上一條魚。那是我第一次

看見有花紋的封包，覺得二娘好新潮，拿着到處張揚炫耀，最後把封包弄不見了。

「鈴鈴鈴……」，電話聲響起，把我從回憶海洋拉上岸。「喂？」我輕輕呷了口茶。「阿玲嗎？我的手提電腦壞掉了！」電話那頭傳來阿熙氣急敗壞的聲音。「不是吧？」我差點沒把茶噴出來，問道：「明天早上開會要用的報告書怎辦？」阿熙有氣無力地說：「電腦師傅說，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取回。」我急了，忙說：「這次會議關乎公司的生死存亡，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啊！你來我家吧，兩個人做總比一個人強！」阿熙不好意思說：「真不好意思啊，大時大節還要你陪我熬通宵。」其實又有什麼所謂呢，節日不節日，我還不是一樣的過。阿熙大概想到這點才找我幫忙的吧！

抬頭望去，在深藍色的天空裏，幾顆星星擁着明月，而明月就是個高貴的使者，有非凡的氣質和風度，凝視大地。遙望像我這些升斗市民，每天為口奔馳，活像一隻螞蟻……

教師回饋：文章從現在寫到以前，從靜謐寫到熱鬧，層次安排頗見心思。善用插敘手法，作今昔對比，突出農村與都市生活節奏的區別。（葉啟明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「童年記趣」一題看似簡單平凡，如何選材鋪敘，令文章表現出不平凡呢？